



黄蓓佳著

LUHUA PIAOFEI DE SHIHOU

芦花飘飞的时候

芦花飘飞的时候

黄 蓓 佳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芦花飘飞的时候

黄蓓佳 著

许根荣插图

陈 敬封面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中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浙江舟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125 字数 31,000

1982 年 6 月第 1 版 198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8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3980 定价: (三)0.15 元

内 容 提 要

小狗子是一个淳朴、善良的农家少年，家里住下了一位素不相识的新房客——小演员荷叶。

荷叶姑娘的天真无邪、热情大方，深受小狗子的敬慕。他为姑娘的才能受到冷落而抱屈，又为她的演出成功而庆幸。他很会体贴荷叶，不曾有一丝怠慢，并为此感到宽慰和喜悦。

他们终于分手了。正是丰收的秋天，芦花飘飞的时节。他们的友谊，象雪白的芦花一样纯洁，大自然一样和谐。

以情见长，是作品的一大特色。作者善于捕捉生活中微小而动人的细节，并用抒写、淡雅的笔调，对少年儿童心灵的质和光，以及对农家田园的自然风光，给以细腻的描述，做到有人有物，情景交融，富有浓烈的乡土气息。

扬子江心有个美丽的小岛，叫长鱼沙。

岛子有一、二十里长，却只有三、四里宽，细溜细溜的，活脱脱象条卧在江中的长鱼。绕着岛子是两道蜿蜒蜒蜒的外江堤和内江堤，堤边长满了茂茂盛盛的芦苇。从春到秋，芦苇返青、抽叶、拔节，长成碧绿碧绿的一片。这时，从江岸上看，从江心的大轮船上看，岛子象翡翠一样玲珑可爱。待到秋后，满岛子稻谷飘香的时候，芦苇就黄了，芦花便放白了。花刚开，是银白色的，轻软、柔顺，摸上去跟缎子一般细腻。秋风一起，你站在江堤上往下看，一穗穗芦花随风飘过来，又飘过去，再飘过来，哪象是芦花嘛，明明是大匹大匹的锦缎甩开在你脚下；再长长，花色暗了，花穗蓬松开来，毛茸茸、暖呼呼的。凑近去，轻轻吹一口气，芦花呼地一下全都飘散开，飞起来，沾在你的鼻尖上，眼毛上，痒得你憋不住想笑。如果再来上一阵大风，你就看吧，满滩满荡的芦花，一片跟着一片起来，悠悠荡荡，荡荡悠悠，风吹多高，花飘多高；



风吹多远，花飘多远。岛上人家，江中船只，锅台边，水缸里，还有晾在门口的衣服上，哪儿不沾上几片毛茸茸的芦花。更好笑的是，常常的，人们在地里收秋，在道上走路，一阵大风吹过，那芦花就飘飘舞舞地过来了，兜头兜脸给你裹上一层。脸上的，袖子一抹就没了；头上的，越抹越往头发根子里钻，拍又拍不掉，扯又扯不着，没办法，顶着一脑袋芦花回了家，让老婆或是孩子耐着性儿，拨开头发，一片一片拣出来。

每年，芦花开到这样的時候，秋庄稼便也收得差不多了。庄稼人歇了机器，挂了锄，开始盘算着一冬天的副业活儿。帮公家割苇子的，上芦苇厂编席的，自个儿在家中编畚箕的，剪下一穗一穗芦花做毛焐子的，谁家大人孩子也不闲着。农闲农闲，地闲人不闲哪！

话说回来，忙过紧张的秋收，大家也毕竟盼望松快一阵。譬如说，走个亲戚啦，进趟城啦，看个电影

啦，看个戏啦，都挺不错。要不，一年忙到头，图个啥呢？

这一天，二道沟大队的队长好叔正在仓库前安排着大伙将粮食过磅装袋，公社秘书骑辆车子过来，大声咋唬着：“老好！老好！你过来商量个事。”

好叔放下手里的木锨，拍拍灰，笑呵呵走过去，一边说：“该不是来个电影队慰劳慰劳我们吧？”秘书也笑着答道：“算你说对了一半。”

他们两人倚住自行车，欢欢喜喜商量了好一阵。然后，秘书朝大伙儿一点头，跨上车又风快地骑走了。好叔走过来告诉大家说：“县剧团要下来咧，到我们小岛上演几天戏。住嘛，就住我们大队了，好歹住房还整齐，离公社会堂也近。”

大伙儿一听，顿时乐得不行。这个说：“县剧团来一趟不容易，那回还是演《沙家浜》来过一次，说来也有七、八年了。”那个说：“我孩子他姨夫前阵儿来，说县剧团到他们镇上，演了个古装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先去的没带块手绢，把袖头都哭湿了；后去的学了乖，个个记着带绢子。唉呀呀，这才叫地道的苦情戏！”旁边有个老太太一撇嘴：“苦戏好什么，看得人心里怪难过，我就爱看那逗笑儿的戏。年轻时候在城里看过一出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至今我还忘不了。”

人们七嘴八舌还要争下去，好叔把手一摆，说：“行了行了，留着晚上再摆龙门阵吧。剧团明早就到，晌午回去，你们几个人家早点准备准备。”他抬起指头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往西，挑挑拣拣数了十来户人家，又嘱咐说：“剧团里领导说了，不叫我们腾床铺出来，叫打地铺。这也好，反正新下来的稻草，垫得厚厚实实，睡着也怪有味道。一早一晚记着烧点热水，柴火队里贴给你们。”

中午，小狗子放学回来，一听这消息，饭也不吃了，蹦着跳着就跑出大门，把院里的母鸡吓得咕咕嘎嘎乱扑乱飞。奶奶在后头叫道：“看把鸡胆吓破了不生蛋！”

小狗子哪管得了这些，一蹦蹦到有有家，唱歌似地叫着：“有有！有有！你知道吗？县剧团来了，住我们村呢！好叔跟我奶奶说，让我家也准备几个铺。”叫完了一看，有有正和他妈收拾东屋，准备往地上铺稻草。门口挨次排了有几十个稻草捆子，喷香喷香的一股甜味儿。小狗子说：“有有，你们家也住人吗？”

有有妈笑着说：“也住人呀。我们家住男的，隔壁家住女的。来了这么多会唱会笑的演员，村里可要热闹一场啦！”

有有说：“你们家铺好草了吗？铺多厚？你瞧我们家，这么多草，铺完了，保证放只猫下去看不见身子。”

正说着，东头的铃儿过来要图钉，说是她家也住人，她妈特地用报纸把墙头遮好，免得睡下来被子蹭上灰。小狗子一听着急地说：“哎哟，不知道我们家想到没有？”他顾不上再说别的，连忙又跑回家去。

到家一看，原来家里早腾出了一间厢房，草也铺了，墙头也别了报纸，窗上还遮起一块花布来。小狗子伸手按按草铺，草是铺得够厚了。他不放心，特地把厨房里正埋头舔粥的老猫揪过来，按到草铺上。松松软软的稻草果然把猫背盖没了，吓得老猫大惊小怪地叫了个痛快。奶奶在外头说：“你不吃饭，颠来颠去做什么？没见你这样的孩子，人来疯！”他一伸舌头，赶紧把老猫从稻草窝里捞出来，扔到门外，让它一溜烟地跑到奶奶跟前去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小狗子人坐在教室里，心早已飞到了外头。他想着演员们不知多会儿到？几个男的几个女的？这回演什么戏？戏里有没有小人书上那种脖后插小旗的人？有没有一个黑脸的包公？还有，这是最要紧的，卖多少钱一张票？奶奶肯让他场场都去看吗？要是不肯，他还藏有一小筐破布头，可以拿到供销社换几毛钱。用这钱，奶奶总管不着吧？

正胡思乱想，老师突然点名问他：“‘飞流直下三千尺’，这句怎么讲？”他脱口而出：“不止三斤，四斤还多！”全班同学“轰”一声笑得前仰后合。老师皱起眉，拿粉笔头“答答”地敲着黑板，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上课思想开小差，以为自己成绩不错还是怎么的？站起来！”他乖乖地站了好一会，再没敢想到卖破布头。

好容易上完三节课，放了学，小狗子拉着有有，喊着铃儿，说：“走呀，走呀，看剧团去呀！”老师在后头恍然大悟道：“怪不得上课走神呢，心都飞到看戏上头了嘛！小心，不好好做完作业，我让售票员不卖给你们票。”小狗子他们吓得一愣神，回头看看老师脸上似乎还带着笑，明白是吓唬他们，这才吐着舌头溜了。

紧走慢跑，一路上哪儿也没敢耽搁，就这样还恨不能生出双翅膀来。路上有间牛舍，老牛刚生了仔。小牛生下来还软趴趴的呢，现在可神气得不行，两只大眼睛鬼精灵似的，老爱眨巴眨巴望着人，仿佛在猜测你心里想的什么。一不留神，撒着欢儿就冲你跳过来，拿小脑袋撞你，伸出粉红的大舌头舔你，“唧呱呱”，痒痒得要命，孩子们嘴上骂它“小畜生，要死啦！”手却舍不得缩一缩，心甘情愿挨痒痒。就是这么逗人的小牛，大伙今天也顾不得去陪它玩一趟啦。

说不定小牛还在盼他们去呢，因为它没有兄弟姐妹，妈妈只知道喂它吃奶，喂牛的李二爹又不准它跑远，真够无聊的。

刚走到公社会堂，就看见路上挤了一堆人，两辆大拖拉机停在旁边，有几个小伙子爬在上头，往下搬弄着一箱一箱的东西，看样子怪沉的。有人在底下接着。有人哼儿哼儿地往会堂里运送。

小狗子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往人堆里钻，一个小姑娘一把抻住他的胳膊说：“别瞎碰呀，把追光灯碰坏了怎么办？”小狗子觉得新鲜，以前只知道有电灯、日光灯、探照灯，可不知道还有一种“追光灯”。他忍不住朝小姑娘看了看，觉得她不象个农村孩子，便问：“你也是剧团里的吗？”

小姑娘长了副俊俏的瓜子脸，嘴很小，嘴角稍稍有点翘，仿佛随时都可能笑出来。她点点头，说：“当



然啦。”

有有自作聪明地对铃儿解释说：“她一准是跟她妈妈来玩儿的。”

小姑娘嘻嘻哈哈笑起来，声音跟银铃儿一般脆，好听极了。她一边笑一边说：“谁跟妈妈玩儿呀，跟你说，我也是演员，来演戏的。不信，你问问他们。”她用手指指几个年纪大点的演员。

铃儿吃惊地把眼睛睁得好大好大，说：“真的？你也是演员？”说着她悄悄把身子往小姑娘跟前挪，想暗中跟她比比个子。她不相信这么一点大的小人儿也能到县剧团当演员。要是那样，才真叫气人呐，她也一心一意想上台演戏的，为什么就比不过人家？

小姑娘拉住铃儿的手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我叫荷叶。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好几天呐！你们都上几年级？”

有有插嘴说：“四年级啦！”

荷叶高兴极了：“哎哟，可巧啦，我也是学的四年级功课。下乡演出上不成课了，哪天我找你们教我。”

小狗子立刻觉得心里美滋滋的。他想，县剧团的演员还要找他们问功课，多有意思！这几天上课一定要好好听讲，要不，到时候一问三不知，多丢人！

正说着话，旁边一个女孩子喊道：“荷叶，你在子

什么？”

荷叶连忙告诉小狗子他们：“她也是我们团里的演员，叫花妮，跟我一样大，可会演戏了。”她朝花妮说：“你快来！他们也是四年级的！”

穿得跟花蝴蝶一样漂亮的花妮跑过来，用审视的眼光把小狗子他们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通，然后伸出手来，对小狗子说：“握个手吧！”

小狗子一下子脸红到耳根。这算什么？握手是大人的礼节，从来还没有谁要跟他握手呢！他觉得难为情得要命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退。

花妮缩回手，一撇嘴说：“握手都不会吗？爸爸妈妈没教过你们？”说完，她扭身就走了。

小狗子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他觉得这个花妮跟荷叶不大一样。他喜欢荷叶，愿意跟她说话。

有有对这些没有很在意，他注意到了那几块花花绿绿的大画布板子。有一块画的是门，有一块画的是窗，还有一块画了些青青的芦苇。“这叫什么？”他问荷叶。她告诉他，这叫布景片，演戏的时候，把它们撑在台后边，台底下一看，又有门，又有窗，不就是个人家吗？窗后头还望得见芦苇，这就是说，戏里演的是农村的事儿。“哎呀，哎呀！”有有连声说，“画

得真象哪！真象哪！”

小狗子又想起追光灯的事来。他问道：“那么，什么叫追光灯呢？”荷叶很耐心地告诉他：“追光灯有好多种，红的，黄的，绿的，蓝的，一齐搁在台顶上，要用哪种开哪种，人在台上走到哪儿，管灯的就把手光照到哪儿。比方说，嗯，你看过舞台艺术片吗？”小狗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，荷叶失望地说：“哎呀，那就说不清了。等着晚上看戏，你留神点吧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小伙子从车上扔下两只花篮，吆喝道：“荷叶，这是你的东西，搬进去吧。”

荷叶走过去把花篮拎上，朝他们点点头说：“再会。晚上来看戏，啊？”

铃儿追上去问：“演什么戏？”

荷叶说：“今天是《天仙配》。天天不一样的。”

有有问：“卖多少钱一张票？”

荷叶说：“两毛的，一毛五的，都有。”

他们接着往家走。走到半路中，又遇到大队长好叔。小狗子问：“好叔，你吃过饭没？”好叔把手里的空篮子一侧，说：“哪顾上吃饭了？人家演员还没吃呢。这不，公社食堂碗不够，让我往社员家里借上几摞。”小狗子心里想，剧团还真来了不少人呢，这回有好戏看啦。

二

小狗子回到家里，家里人早已吃过饭，各忙各的去了。奶奶抱怨说：“又不知野到哪儿去了，天天为你热饭，柴火还不知多用多少呢。明天让你吃冷的！”小狗子笑笑，也不答话。奶奶不知发过多少回狠了，却哪回也没让他吃冷的。村里人人都知道，奶奶疼的就是他嘛！有一回，小狗子没听奶奶的话，奶奶气坏了，发狠不给他吃中午饭。小狗子硬着呢，不吃就不吃，背起书包上了学校。把个奶奶懊悔得什么似的，连忙到供销社称了半斤油果子，硬逼着嫂子送到学校去。这顿饭，不准吃不准吃，闹到后来还吃了好东西，连有有都跟着沾了光。

小狗子吃了饭，奶奶在厨房问他：“听说了吗，演个什么戏？”小狗子一所有门儿了，从屋里蹦出去，扒着厨房门说：“奶奶，叫个什么《天仙配》，可逗趣啦，老人家顶喜欢看。”奶奶洗着碗，瞪他一眼：“胡说！明明是个苦情戏，还来骗我！别把奶奶看得一个钱不值，该懂的，奶奶比你懂得多！这戏呀，奶奶打小

就听人说千遍道万遍的啦，戏里有个七仙女，有个董永，还有个王母娘娘。七仙女下到人间，看上了董永，要嫁给他。狠心的王母娘娘不让，用一道银河把他们夫妻俩隔开，使他们不得团圆。哎呀呀，可是个道地的苦情戏呢！”

奶奶只顾自言自语讲着戏里的故事，小狗子没心思听，试探着说：“奶奶，票可便宜呀，两毛钱一张。”奶奶立时停下话来，心里盘算了一番，说：“这还能叫便宜呀？一家子大小六个人，也不能你看他不看的。二六一十二，这就要一块二了。一块二毛钱，买火柴能买六十盒，几年也用不掉呢！”

小狗子心想：果然奶奶不让他场场去看！好在自已还聚了点破布头，这回派上用场了。

正说话，只听得外头唱着笑着走过一大群人。小狗子连忙跑到大门口一看，原来是好叔带了几十个演员往睡觉的人家领。小狗子朝奶奶喊：“他们怎么都走过去了呀？不是说也有人住我们家吗？”奶奶说：“你好叔安排了，我们家是机动铺，别家睡不下，才睡过来。”小狗子一下子泄气了，心里想：刚才还抢着去告诉有有呢，闹了半天人家不住过来。有有问起来，怎么说呀？多难为情嘛！

奶奶见他在发愣，说：“你跟着好叔走呀！有哪

睡不下的，赶紧往家领！”小狗子一听觉得还有希望，赶紧跑出大门，紧追那一伙子人去了。

好叔领了人往一家家分派。过一家，就少几个人。他们走过了有有家，又走过了铃儿家。小狗子始终躲在人后头，不敢让同学看见。他觉得，要是自己家里不住人，自己就象抬不起头来似的。就连那个小演员荷叶，他也躲着不敢跟她搭话。

终于，只剩下六个女演员了，荷叶和花妮也在里头。人一少，荷叶一下子发现了小狗子，她欢叫着蹦过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哎，你也在这儿呀！等住下来了，我上你家玩儿去，好不好？”小狗子立刻觉得脸上有了光彩，眉眼里都是笑，说：“怎么不好？当然好啦！”他几乎想请她住到他们家去了，话到嘴边，终于没说出来。他怕荷叶不答应，弄得怪没意思的。

最后一家的厢房小，四个演员挨次把铺盖放下后，就显得有点挤了。精明的花妮一见这样，连忙抢着把她的背包放了进去，占住一块地方。于是屋里只剩下桌面大的一块空处。荷叶看看她自己没法住下，立时就惊慌起来，眼睛直望着好叔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。那家的大妈说：“不怕不怕，我们家里再腾张床出来。都住进来吧。”好叔摸了摸后脑勺，小狗子知道这是队长正在拿主意，赶紧揪揪好叔的衣